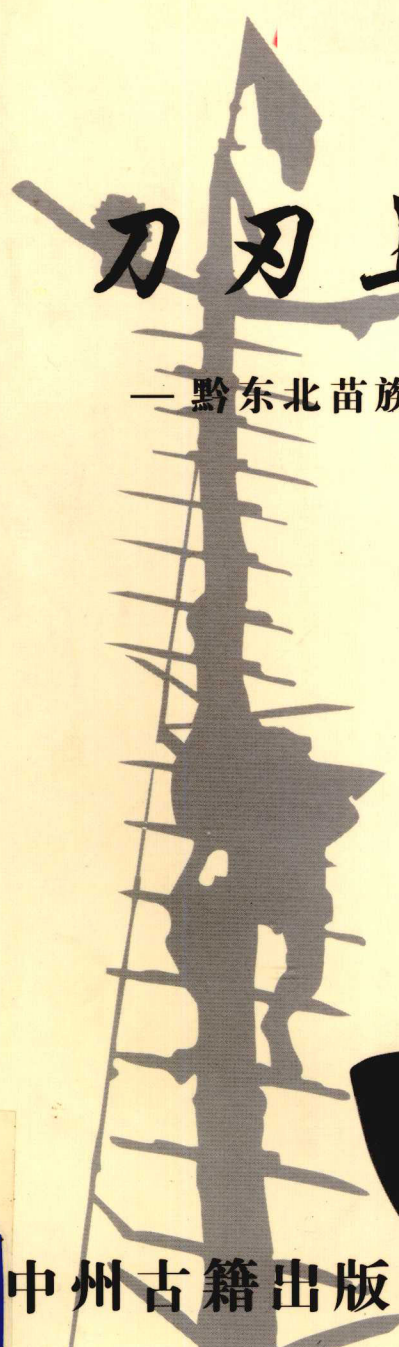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刀刃上的舞蹈

— 黔东北苗族履刀绝技的人类学调查

滕继承 / 著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贵 州 省

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民族古籍研究成果之一

巫 技 之 花（代序）

巴狄熊·勇斌·作

这是滕继承先生的第一本专著。因为这本书自始至终与我关，滕继承先生给予我一种真诚的抬爱，要我作序。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学力，还不足以对这本书作恰当的概括。但是，作为多年相处的朋友，我不能却之。

对于这本书，我想提醒读者予以认真关注的是她的文献价值。文献这个词，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启用的。没有达到文献的价值，随便冠之，那是对文献这个词和作品同时进行双重羞辱。我掂量再三，决定用“文献价值”来概括这本书，多半缘于这么多年的阅读和观察。这些年作秀的人多了，踏实的人少了；作假的人多了，作真的人少了。但凡有阅读和观察偏好的人，都会发现，从刊物作品到专著、文集，都堆积着剪贴和下载的智慧。学术上的诚信在商业欺诈的浪潮下差不多被荡蚀了。这不是文化人的悲哀，不是学者的内心随着时代的风向发生了质的改变，而是某种社会流氓性把诚实的人们所珍藏的人文精神覆盖了。显然，对各种各样可笑的作秀与作假尖刻的批判于事无补，所以，就只好对真实的东西，对脚踏实地做出的业绩，表示感动和敬佩。这本书就是用脚踏实地的劳动方式做出来的。当然，他的价值还远不止于作者的劳动方式和用诚信建造的洞见。这本书真正的文献价值，在于它所记录的这种“履刀文化”现象，是一般人难以深入其中并开展调查的。也就是说，作为记录者或调查者，必须具有跟文化传承者较为特殊的关系。没有特殊的关系，巫文化的东西你一星

半点都捞不着。

这得益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的兴趣与特殊的调查方法。特殊身份，在这里的含义有两个方面，一是他的经历，二是他在复杂的姻亲关系里面，有可利用的资源。我有理由断言，如果作者不是从小就经历过苗族巫文化的各种曲折奇妙的事，他是不可能注意到书中所描绘的“履刀文化”的丰富细节的。原因很简单，那些东西是“迷信”，不置可否。其实真正的巧妙就在那些看似无意义甚至是“迷信”的细节之中，文化的逻辑就在那里。至于特殊兴趣，我想说的是，作者能够以承担一个民族文化抢救工作的心态来作这项调查工作，是很难得的。从一个镇长，转换成一个文化学者，在县里面，特别是在落后的县里面，多少人可以成功转型，我不得而知，我只知道很难。因为我见过不少人从乡镇长或小科长的位置上下来以后，基本上就跨了，就是一个怨天尤人的行尸走肉者了。至于特殊的调查方法，我不想多谈。这种参与式方法，时下在人类学和社会性别及扶贫济困工作中，常常见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的参与式，是他真正参与了履刀人的表演活动，他融入了那种文化之中，他的体会具有人类学强调的“深度描绘”可能性和可靠性。

书的内容丰富而奇妙，是巫技之花的广角拍摄，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。我相信，本书会使滕继承先生与广大读者建立良好的叙述信誉。

2004年于贵阳

序 二

黔东南是一块苗族民间文化丰腴的土地，由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，许多优秀的苗族传统文化，正远离我们的视觉，远离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。面对奄奄一息的苗族传统文化，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如焚，挖掘、抢救和保护这些优秀的民间文化的遗产，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。

在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不绝于耳的呼声中，除于对苗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责任，滕继承先生开始了他艰辛的尝试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作者第一次去黄果树田野调查履刀绝技是2003年5月19日。当时全国各地正闹“非典”，我劝他缓些日子再走。他说，贵州没“非典”。随即挎着一架普通的傻瓜相机，一个随身听收录机和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就匆匆出发了。我当时想，如此简陋的田野工具，要完成履刀绝技文化的调查和资料收集，没有一年两载的时间是难以做到的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作者在没到十个月的时间，不仅顺利完成了调查访谈，而且写出了书稿。其间，在作者的办公室，我看到了他成堆的访谈录音磁带，一沓厚实的录音整理资料及调查随笔，还有大量的田野作业照片。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刻苦和毅力。作者曾经给我介绍，他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就写出了十五万余字的书稿，平均每天要完成八仟余字。思路活跃的时候，每天伏案笔耕达十八小时以上。如果不充分占有和熟悉资料，或者没有顽强的吃苦精神，是很难产生这样效率的。

这是黔东南第一本关于苗族履刀文化的人类学专著，在此之前，报端偶见关于苗族履刀绝技的报道文章。但这些都一鳞半爪的介绍，不能给读者予全豹的透视，对苗族履刀文化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。《刀刃上的舞蹈——黔东南苗族履刀绝技的人类学调查》一书，系统地介绍了苗族履刀绝技的文化生境、传承及发展演变的全过程，讲述了演绎这些绝技文化主体——履刀大师们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填补了这一文化领域的空白。特别是作者通过他虔诚的态度和特殊的调查访谈方式，收集到了苗族履刀文化中神秘的口诀、手诀及字徽符号，汇集了百余幅的图片资料，这些都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。该书的出版，对苗族履刀文化的抢救、保护和开发，将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。

一种民族民间文化的消失，如同物种的灭绝一样具有不可再生性。黔东南民间还有苗族的巫文化、花鼓文化、服饰文化、苗歌文化、建筑文化、饮食文化、丧葬文化等等，这些文化同履刀文化一样，都或近或远地走到湮息的边缘，亟待挖掘、抢救和保护。所以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，我们得携手前行，且走得更快更远。

龙 正 江

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于松桃

目 录

巫技之花(代序)

序 二

一、在巫鬼文化的氛围里生长 /1

- 1、我的村寨与我的家族 /1
- 2、记忆中的一些巫事活动 /6
- 3、寨子里的一次闹蛊故事 /9
- 4、我的太姑姑--一个苗乡的神性妇女 /10
- 5、亲历一堂 paot ghot 的祭事 /12
- 6、忠实生命的计划 /18

二、松桃,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/21

- 1、奇特的区域位置 /21
- 2、寥皋的“仡熊” /23
- 3、“信鬼好祀”的苗族巫鬼文化 /24
- 4、“巴狄”巫鬼文化的传承者 /26

三、履刀绝技的文化生境 /32

- 1、履刀--巫鬼文化母体分娩的婴儿 /32
- 2、履刀,苗族巫技的艺术再现 /35
- 3、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/40

四、刀刃上的舞蹈 /45

- 1、野性的绝妙之舞 /45
- 2、刀之舞--“上刀山” ①表演--②仪式:一场演出的过程--③刀与刀梯--④姿势与音乐--⑤神秘的符号:口诀与字徽--⑥履刀人的分工--⑦同类神功:斜走大刀、过刀桥、踩刀尖 /50
- 3、火之舞--“下火海” ①表演--②仪式:一场演出的过程--③道具--④动作与音乐--⑤神秘的符号:口诀与字徽--⑥分工--⑦同类神功:嘴

咬犁铧、口舐红铁、引火烧身 /81

4、汤之舞——“下油锅”

①渊源—②表演过程—③道具—④口诀与字徽 /92

五、履刀大师档案 /95

1、多才多艺的龙标 /95

2、造诣高深的龙虎 /109

3、履刀表演第一人——田如平 /128

4、巫技多多龙宗树 /133

5、且巫且医的田如忠 /141

6、斜走大刀的奇人——龙光清 /145

六、履刀的传袭和履刀人的足迹 /165

1、履刀队伍的支系 /165

2、履刀的传承方式及神系 /174

3、履刀人的足迹 /181

七、履刀功能和价值的个案分析 /187

八、有关苗族绝技的神秘性的解读 /213

九、履刀人的希冀——绝技不绝 /220

1、履刀的前景 /220

2、大师们的心愿 /223

十、报刊撷萃 /227

1、惊心动魄上刀梯记苗族龙标兄妹表演上刀梯 /227

2、闯荡“江湖”的龙标艺术团 /228

3、龙虎——苗族绝技的传人 /231

4、走在“刀锋”上的奇人 /234

5、苗家汉子成“名人” /238

6、神乎其技精妙绝伦 /238

附：苗族履刀绝技演出大事记 /240

主要考书目 /244

后记 /245

Contents

Chapter 1 Growing up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shamanism

- 1 My village and my clan
- 2 Some memories of sorceries
- 3 A dewitching-event in the village
- 4 My eldest aunt,a sorceress in Miao area
- 5 An experience of sacrificing ofbeating-pig(PaotGhot)
- 6 Loyalty and devotion

Chapter2 Songtao,a primitive miracle place

- 1 Special location of Songtao
- 2 The Miao in Songtao
- 3 The Miao of shamanism
- 4 "BaDei" ,the person propagating shamanism

Chapter 3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consummate skill of walking on blade

- 1 Walking on blade,a bady of shamanism
- 2 Walking on blade,the arts of sorceries of Miao
- 3 A wonderful tradition

Chapter 4 Dancing on blade

- 1 Wildly and perfect dancing
- 2 Dancing on blade,climbing the mountain of swords
- 3 Dancing in fire,down to the sea of flames
- 4 Dancing in the boiling oil

Chapter 5 Files of sorcerers

- 1 Longdiao, a versatile sorcerer
- 2 Longfu, a sorcerer of great attainments
- 3 Tianruping, the first person performing walking onblade

4 Longzongshu, a sorcerer with various witchcraft

5 Tianruzhong, sorcerer and witchdoctor

6 Longguangqing, a remarkable talent walking on the blade of a
slanting knife

Chapter 6 The feet of the sorcerers, the imparting of walking on blade

1 Branches of the sorcerers

2 Sect and the way of imparting of walking on blade

3 The feet of the sorcerers

Chapter 7 The analyses of the functions and value of walking on blade

Chapter 8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ystical consummate skill of Miao

Chapter 9 Keep the consummate skill passing on, the wishes of the
sorcerers

1 future of sorcerers

2 wishes of sorcerers

Chapter 10 Extracts from newspaper and magazine

1 Soul-stirring climbing the mountain of swords

2 Itinerant troupe

3 Longfu

4 A man walking on blade

5 Famous man of Miao

6 Consummate skills

Some records of walking on blade

一、在巫鬼文化的氛围里生长

在中国西部的贵州省东北角，与湖南湘西和重庆秀山县接壤的地方，在中国南方长城以西，有一个苗族聚居的地方叫松桃，苗语称为 sob daox。这块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区域，习惯上，以连接梵净山的七星坡山脉为界，分为坡东和坡西两部分。坡西是汉苗杂居区，坡东属于苗族聚居区。坡东有十二个乡镇两百多个村寨。1966年元月，我就是在坡东盘信镇一个叫大湾的苗族村寨里生长。从小到大，除三年在铜仁和两年在贵阳读书外，其余的三十二年时光都是在这块土地里生活和工作。我是一个纯粹的化外“生苗”后裔，操苗话，唱苗歌，循苗俗，在苗族传统文化的熏染下成长，我无法不对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产生热爱。所以，我选择了我脚下的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，作为我田野调查的对象。

1、我的村寨与我的家族

盘信镇是松桃苗族自治县坡东的一个重要乡镇，她位于铜（仁）松（桃）公路的中段，是铜仁、湘西进入松桃腹地的必经之地。从镇所在地往西南方向行15华里山路，就到我的家乡一大湾。

“大湾”的名称怎么由来，我访问了寨里的许多老人，他们都讲不清楚。老人们说，反正从古至今就是这么叫的。这是松桃坡东的一个普通苗寨，要说特别就是这个寨子周围的地形。她正好处在湘西丘陵向贵州山区过渡的结合部，一半是喀斯特地貌，一半是砂页岩地质，并在结合带形成了两百多米的海拔落差，成一个撮箕形。“撮箕”的开口向西，一条未命名的河潺潺地从“撮箕”口淌过，流到锦江，流到沅江，一直到洞庭湖。一百三十多栋吊脚楼座北朝南依势嵌在“撮箕”北面边缘上，寨子三面环山，除西面沿河上或顺河下道路较为平坦外，往东往北往

南都得爬山。正前面有一座酷似大鲤鱼的小山，山上长满葱葱郁郁的各种杂木，像是这“大鲤鱼”的鳞片。山脊长着一缙松柏，像是“大鲤鱼”的脊翅，我们称这山为bid gheul mloul（即鲤鱼山）。“大鲤鱼”的头朝“撮箕”的底部，“鱼”尾朝“撮箕”口，“鱼”身周围都是明镜汪汪的水田。凡是到过太湾这个苗寨的人，都夸大湾风水好，“撮箕”里撮得一尾“大鲤鱼”。

只要是从太湾走出去的人都能讲述《鲤鱼山的故事》，就我本人而言，我已听父亲讲述五、六次了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寨边的河发大水，有三尾鲤鱼相邀从源头顺河而下游耍，游了一会感到口渴难耐，到处找清泉喝。游到太湾时正好有一股清泉汨汨涌出，三尾鲤鱼就争先恐后游进河湾里喝水。这里泉水甘甜，水草丰美，鱼虾成群结队游来游去。三尾鲤在这里嬉戏打闹，不知不觉洪水渐渐退去，当她们醒悟过来时，洪水消去大半，两尾小鲤鱼挣扎爬出“撮箕”口，游归大河。一尾回到上游的张家沟（地名，盘信镇所辖），一尾往下游落脚龙塘（地名，大兴镇所辖，苗族义军领袖龙西波家乡），剩下的一尾大鲤鱼则无法掉头，永远地留在太湾的“撮箕”里，最后化作一座山，即鲤鱼山。传说这三尾鲤鱼是海龙王的三个公主所变，海龙王为搭救女儿，使尽了浑身解数都无法让她们“龙归大海”，最后只有降富降贵给她们。老辈们说，解放前，太湾百分之六十是略有田产的地主，就是托这座鲤鱼山的福。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寨子里先后走出一名硕士生八名大学生十九名中专生，寨子里的人也都认为是鲤鱼山显的灵。说实在话，一个百余户的边远山沟苗寨，能有三十多名“吃皇粮”的国家干部，在坡东的十里八乡也是十分难得的。2002年冬天，寨里决定要修公路进村时，老辈人耽心搞坏风水而对年轻人喋喋不休。寨子里干部不敢贸然蛮干，说好要请地理先生来看，规划的路线是否挖着“龙脉”，所以寨子至今未通公路。

寨子里有145户，502口人，百分之九十二是滕姓，另有唐姓4户，龙姓6户，石姓和吴姓各1户。这些杂姓都是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先后搬来寨子的，他们多少都与滕姓有牵连。唐姓是随母

改嫁滕姓而来，石姓和吴姓分别在寨子里做瓦匠和木匠，在寨子里参加“土改”留了下来，龙姓则是在解放前逃难和“粮食关”投亲而来的。



我的家乡-大湾苗寨，“大鲤鱼”游进“摄箕”里

滕姓不是松桃苗族的五大姓（吴、龙、廖、石、麻），但我们大湾里的滕姓是地地道道纯正的苗族。十多年前，国家搞民族识别，本县其他一些地方的滕姓要识别为苗族，都要到寨子里来寻找某些渊源，请村里的干部出具证明。寨子里的滕姓即我的祖先是怎么起根发脚的？是什么时候laol bul laol denb（开疆拓土，安营扎寨）呢？族中没有详细的资料记载。

今年的清明节，正逢双休日，天气特别好。这时节正是家乡映山红满山遍岭的时候，正好带妻子女儿出去走走，便相邀回老家扫墓。清明这天，正赶上我们的大家族给我家的曾祖父的祖父赦坟。仅是这个“老大人”的名下就发两百多人了，所以，我的父亲、我的满公及族下几个年长的伯伯都要亲自参加，我拿着相机跟着去拍几个镜头。曾祖父的祖父叫滕有德，墓碑上写着：“祖籍麻阳县人氏”。就这个问题，我现场请教我小学校长退休年龄已78岁的满公滕久桢和原盘信公社退休的房族二伯滕松茂，他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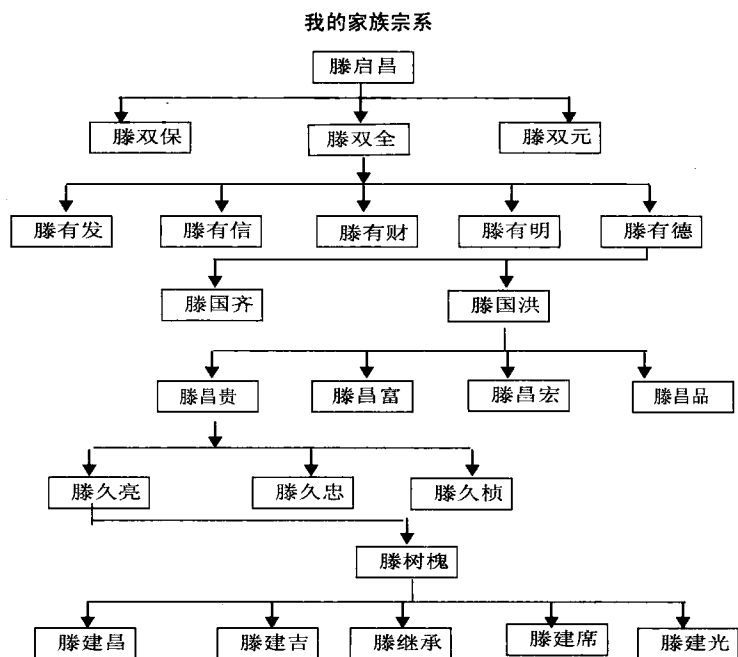
才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摆起我寨子滕姓的根篦。

大湾的滕姓与湖南麻阳的滕姓是一个共同的祖先。前些年，滕姓在麻阳高村祭祖，满公和寨里的其他两位长辈都去参加来。滕姓的字辈不兴轮转，所以不会混乱，全国的滕姓都是如此。依次是家一传一国一代一久一树一建一昭一明一德，取到最后一个又再造十个，也就是前些年麻阳那边又把新造的字辈送到寨子里。

我们滕姓落户大湾的过程满公和二伯是这样叙述的：最先在大湾落脚的滕姓祖先叫启昌，启昌的父亲是从麻阳过来的。开初是在生营（地名，松桃正大乡辖）当上门女婿，女方是死了一门吴姓丈夫后再次入赘的，膝下已有一个吴姓儿子。生营有一口塘，现在人家都还承认我们大湾有一股。启昌的父亲生下启昌后又搬到独树（地名，松桃正大乡辖）与那里的吴姓居住，认作兄弟，改姓吴（滕、吴同苗姓，都是yix xot，音：余晓），后迁正大新寨（现在的苗疆王城）。因家境贫寒，启昌被送到后寨（地名，盘信镇所辖）帮石成生家望牛。当时石成生家是远近闻名的大户，有一千多挑谷子。他家有两大庄园，一个在beax doub（音：盘渡，本寨小地名），一个在我们大湾。启昌从后寨放牛到大湾，晚上牛就不肯回家了，赶到roub haod bid（音：柔喝毕，本寨小地名），牛一趟子又跑了回来。这样，启昌就商量主人家说，牛不肯回家了，我就在大湾这里住下来算了。主人家说，这样好得很，你就给我守大湾的庄园。当时大湾还有一户田家与启昌作伴，启昌很有福份享受这块地方，娶妻成家后就生了三个儿子——双保、双全、双元。双元没有后代，双保生有一个儿子，双全生了五个儿子即有发、有信、有明、有财、有德，最后就繁衍了整个寨子400多口人。而那户田姓人家几代都是单传，暗思不是自己的福地，就搬到正大乡的hangd lel（薅菜）去了。

有德就是前面说到的我家曾祖父的祖父，当时还沿用吴姓，一些历史文献和文契上都是写的“吴有德”。大湾人到了滕松茂家大伯滕东云后又才还原为滕姓的，滕东云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团长。有德名下生有两个儿子即国齐、

国洪。国齐是大房即二伯滕松茂的那一房族，国洪是满房即我们这一房族。国洪有昌贵、昌富、昌宏、昌品四个儿子。昌贵就是我的曾祖父，我曾祖父生养我公久亮、二公久忠、满公久桢，我公名下有我大伯和我父亲，后来我父亲生养我兄弟五个。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九月九日，我公和我大伯一起被土匪谋害。



我的苗族族源是毋庸置疑的，从启昌的父亲算起到我本人，已有八代在这南长城以西的苗疆腹地生活和劳作。即便追溯到湖南麻阳，那里的滕姓也全都是苗族。滕姓在麻阳从古至今都是“名门望族”，人口也占绝对多数。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沈从文

先生在他的散文里多次提到麻阳的滕姓商人。麻阳和松桃一样，都是苗族自治县。当然，介定一个民族不能凭姓氏或仅仅满足一个“共同地域”，还有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心理素质、祖源意识及其民族认同感等等。但不管凭据什么，从外到内，从肉体到灵魂，从祖先到我本人，血管里流动的都是苗族的血液。

2、记忆中的一些巫事活动

从小到大我一直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教化和熏染，特别是对其中的巫鬼文化的印象颇深，感受颇多，迷惑也多。我受过五年正统的辩证唯物论教育，但生活在这样的苗族社会里，一年四季，从春到冬，都会耳濡目染许多的巫事活动，巫鬼观念自觉不自觉地烙进大脑甚至心灵深处。

人的记忆随时间的流逝，大多变得模糊和遥远。在大脑这台过滤器里总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人和事长久占据着，我印象最深且无法诠释的就是寨里巫医治病和“巴狄”（覘师）为亡者招魂。

小时的我灾病极多，记忆中只是去过当时的公社卫生院打过一次针，其他的病痛再没有走出寨子。我族下有个二公叫滕凤升，民国时当过乡民代表，懂得不少的苗药，尤其擅长“儿科”。寨子里谁家的小孩“不清楚”（生病）都是请他给“打扮”（方言客语：整治的意思）。他会“打扮”的毛病有小儿肺炎、暗疮、惊吓失魂、跌打损伤、肚子痛、脑壳痛、眼玉子、腹泻等等小儿常见病。他给人“打扮”疾病从不收钱，懂事的人家里一旦有酒有肉的时候都会请他去吃。但要请他治病必须带些香纸去，不管“打扮”什么毛病，他都要先烧点香纸才用药，有些甚至不用药，念些口诀咒语，毛病就奇迹般地好了。他治肺炎的方法很特别，这种土方法苗语叫noul bad bous（意译：捉蝴蝶）。他先是在你的胸口擦上桐油，点燃一盏桐油灯在你的胸口照来照去，然后用火苗往你稚嫩的皮肤上擦过来擦过去，像是追逐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说是烧“蝴蝶鬼”。说来也巧，这肺炎被他这样“打扮”一两次，也竟然好了起来。这个我有亲身体验，并且不止一次。生眼玉子，苗语称zhad taob（音：扎套）。即眼珠里生有一白色

颗粒，使人无法睁眼，特别是正午时分更是疼痛难忍。治疗眼玉子也是二公凤升的特长，治疗时间一般选择太阳落坡的时分，他烧香化纸后，对你眼睛吹三口气，然后在你脚站的地方划一个小圈，用柴刀或小挖锄沿圆圈扣出泥土，若挖得较大石粒，将其捣碎，太阳下山后，眼玉子随太阳落下，眼疾即愈。

在寨子里不管是男是女，或老或幼，都懂得一、两种治病的方法和一、两种治病药方。像我们小时候受惊吓引起的消化不良，都是母亲把鸡蛋煮熟将蛋白捣碎，再用热毛巾把蛋白和银镯子包在一起热敷“打扮”的，苗语叫**deab benl**（意为取骇）。此外，还有锅烟灰“写骇”或请巫医推拿“取骇”。肚子痛的时候就是父亲念咒“打扮”，这咒念完五遍后，要在你的小肚皮上画上字徽，痒酥酥的，惹得我们咯咯地笑。

我有一次奇怪遭遇：时间是1988年秋季，当时我在盘信民族中学教书。有一次我回去给家里挖红苕，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叫龙志平（现为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化局副局长），与我是同学，那次他和我一块去。我父亲在一个叫**dib deal wub**（地名，音：地得务）的地方挖红苕，我们拿着挖锄和箩筐跟着去帮忙。去的时候身体很好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挖了一会，突然感到胸口刺痛，不一会就痛穿后背去了。这样我就抱痛回家，过河都是龙志平背。下蛮回到家后，睡在我家吊脚楼上的厢房。越睡越是痛得厉害，当时天已经黑了，况且我老家隔盘信医院有15华里的山路，抬去医院是不可能的事。我爸收工回来后，仔细问我是怎样的痛法，我告诉他，他说我是中了“阴箭”。“中阴箭”嘛，就是阴鬼战斗，失错把阴箭射着你，父亲说。我是学哲学的，不相信他那一套。但实在痛得太厉害了，全身湿透了虚汗。他说叫人来给我打扮一下，既然如此就试试看吧。随后我母亲就去叫来寨子里一个叫石东明的瓦匠师傅。他来了，叫我爸舀来一碗水，在水碗上化点香纸，念些口诀，之后在我胸口作抽筋状，抽了三下。我马上就不痛了，真是立竿见影。这叫我纳闷，那碗水他没有给我喝，他又没接触我身体，又未见他运什么气功，我怎么会眨眼间就好